

Great Excavations: John Romer's History of Archaeology

by John Romer

Text copyright © 2000 John and Elizabeth Romer

Design and layout © 2000 Cassell & Co.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imited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04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奥里安出版集团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2001—4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的故事 / [美] 约翰·罗梅尔 (John Romer) 著；张显奎 译；一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10

书名原文：Great Excavations: John Romer's History of Archaeology

ISBN 7-5443-1107-4

I . 考.... II . 约... ②张... III . 考古学史—通俗读物 IV . K8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6512 号

考古的故事

作 者：[美] 约翰·罗梅尔 (John Romer)

译 者：张显奎

责任编辑：李秋云

特约编辑：陈金云

装帧设计：第三工作室

责任校对：李 鹏

责任印制：李 兵

印刷装订：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570216

电话：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 × 1000mm 1/16

印张：14

字数：260 千字

书号：ISBN 7-5443-1107-4/K · 85

定价：4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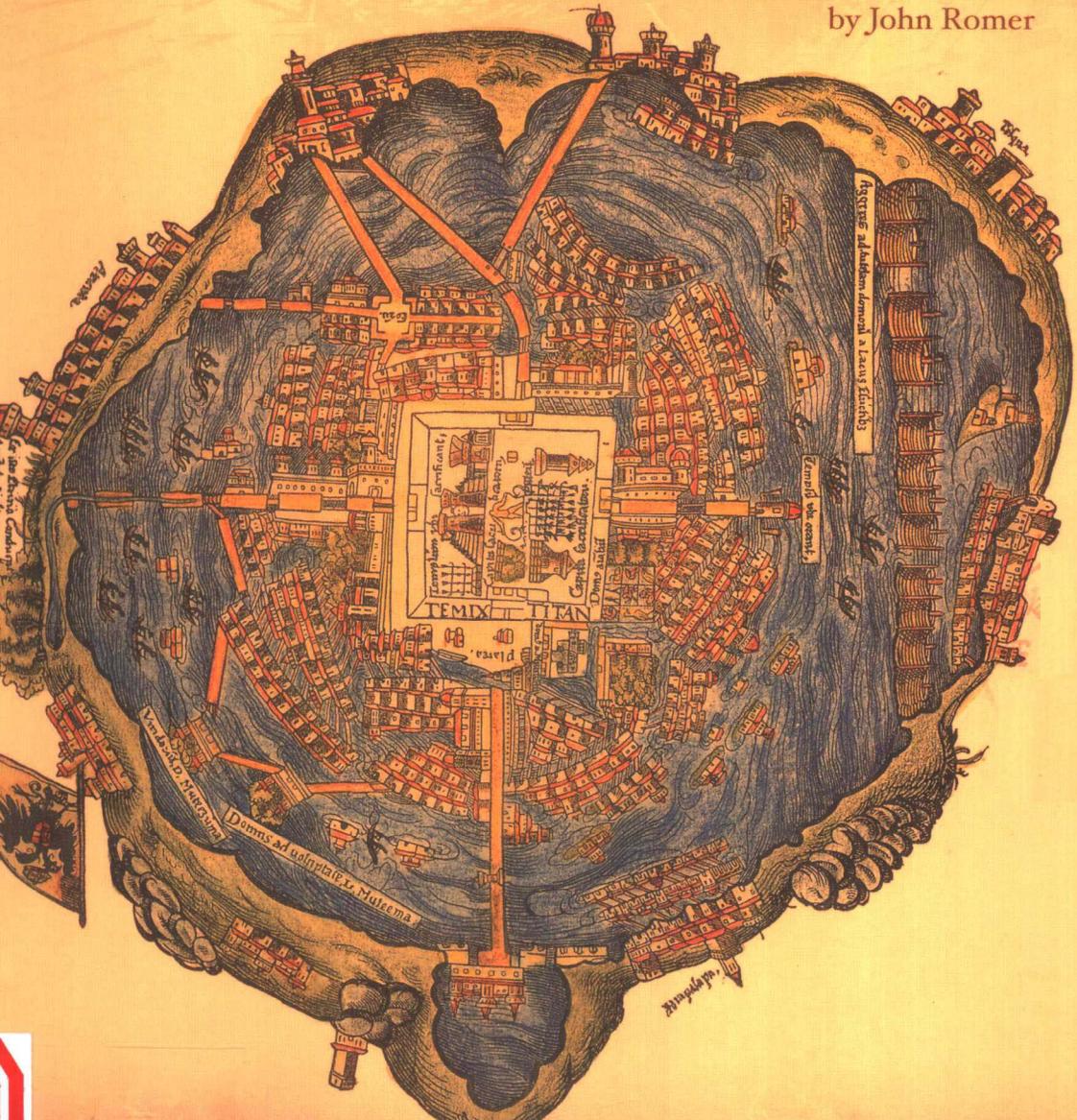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汇款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杨秀美女士 收 / 邮编：570216

考古的故事

GREAT EXCAVATIONS

[美] 约翰·罗梅尔 著
by John Romer



海南出版社



本书是座人类历史文化的宝库，其中既荟萃了诱人的世界各地的考古大发现，又涵盖了世界一流考古学家伟大的学术成果。

- 一部图文并茂的世界考古通史
- 一部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都能阅读的雅俗共赏的图书
- 追溯人类起源，认识时代变迁
- 阐述奇妙无比的过去，展示令人惊奇的宝藏

ISBN 7-5443-1107-4

9 787544 311076 >

ISBN 7-5443-1107-4/K · 85

定价：48.00元

陈列类别 ◇ 人文类 ◇ 考古学

对人类历史的认识，有没有定论？
考古学家们永无止境的探索使它始终处于
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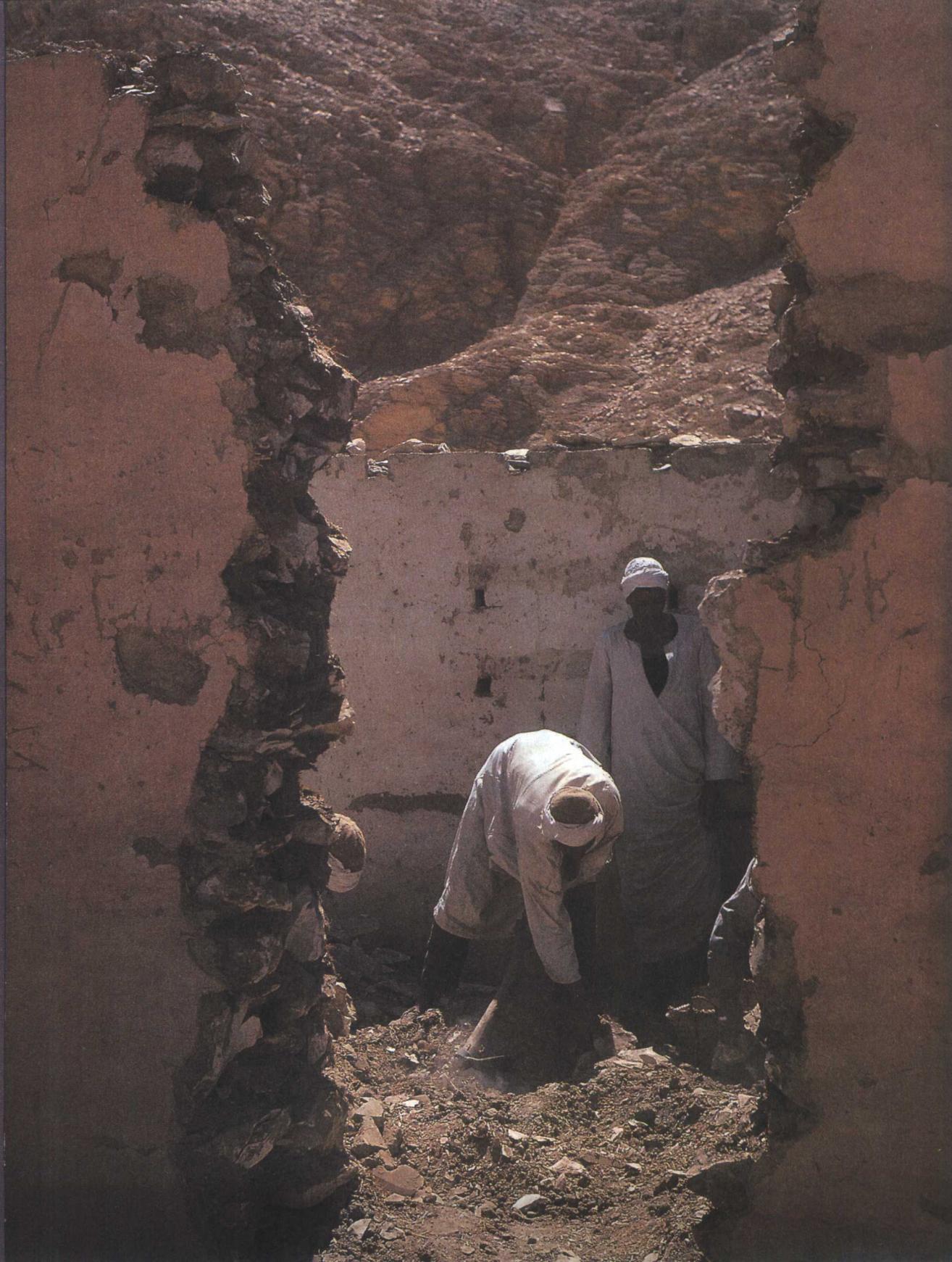
考古的故事

伟大的考古发现

John Romer's History of Archaeology
GREAT EXCAVATIONS

约翰·罗梅尔〇著 张显奎〇译





Contents 目录

引言

第一部分 走进过去 13

海格拉内姆码头：1980年 ※ 海格拉内姆剧场：1736年 走进过去 ※ 那不勒斯：1763年 欧洲被迷住了 ※ 哥本哈根：1816年 整理没有年代的历史 ※ 丹麦：1836—1886年 沃尔萨的神秘墓冢 ※ 哈尔斯塔特：1846年 白色金子与饰针的历史 ※ 底比斯：1881年 皮特·里韦斯的“最后日期” ※ 克兰布恩狩猎场：1880—1900年。与达尔文不谋而合 ※ 皮尔当：1912年 遗失的环节与道森的早期人类 ※ 韦泽尔河峡谷：1863年 拉尔特和克里斯蒂排列的人类祖先 ※ 阿尔塔米拉：1879年 一段没有想到的历史 ※ 卡梅尔：1929年 新石器的革命 ※ 洛斯阿拉莫斯和芝加哥：1947年 艰难时期 ※ 利基的莱尔托里：1976年 走出非洲 ※ 尼斯：1880—1980年在户外与过去共进晚餐

第二部分 探寻宝藏的人 61

国王峡谷：1922年 进入阿拉丁山洞 ※ 因斯布鲁克：1567年 通向图坦卡蒙之路 ※ 罗马哈德良别墅：带回家的雕塑 ※ 埃尔金与雅典卫城：1803年 带到英国的雕塑 ※ 拿破仑在埃及：1798年 金字塔战役 ※ 开罗埃及研究所：1798年 ※ 底比斯：1798—1799年 军队参与的考古发掘 ※ 年轻的门农贝尔佐尼在底比斯：1817年 ※ 创业的果实。贝尔佐尼在埃及金字塔：1819年 ※ 埃及：1850年 伊阿德—马苏德：令人着迷的土地 ※ 塞加拉：1854年 日常生活场景 ※ 大客船：马里埃特在尼罗河上 ※ 马里埃特展现过去 ※ 马里埃特老爷：1821—1881年

第三部分 按图索骥地去挖掘 107

海因里希·施里曼：1822—1890年 在印第安纳·琼斯的墓边 ※ 发掘荷马城 施里曼在特洛伊：1871年 ※ 施里曼在迈锡尼 1876年 阿伽门农的面具 ※ 伊利欧·梅拉特伦—特洛伊的宫殿 ※ 回归特洛伊：1889年 ※ 给施里曼记下年代：弗林德斯·佩特里与迈锡尼 ※ 佩特里在赫西台形遗址：1890年。发掘巴勒斯坦 ※ 亚伯拉罕的土地发掘伊拉克 ※ 在大卫王的城里 发掘耶路撒冷 ※ 毕士大：1951年 一个神奇的地方 ※ 证据的负担

第四部分 寻找那一个开端 143

热带丛林中的金字塔 斯蒂文斯和凯瑟伍德在帕伦克：1839年 ※ 佐科洛 墨西哥城：1792年—一段不想要的历史 ※ 解读文明 泰勒和克里斯蒂在墨西哥：1856年 ※ 佩特里在纳加达：1894年埃及与历史的黎明 ※ 苏美尔与历史的黎明 ※ 布雷斯特德与洛克菲勒家族 芝加哥与古代东方 ※ 亨利·法兰克福，黏合砖与麦卡锡 ※ 火星人的进攻？帕卡尔和图坦卡蒙 ※ 美洲第一？瓦哈卡峡谷：1966年—1981年

第五部分 为国家效劳 175

慕尼黑科尼斯广场 1935年日尔曼卫城 ※ 奥林匹克运动会 阿德勒和库尔提斯在奥林匹亚 1874—1944年 ※ 希腊之梦 雷根斯堡：1842年 ※ 慕尼黑科尼斯广场：1816年 在巴伐利亚的希腊 ※ 改善雅典：1834年巴伐利亚修复雅典卫城 ※ 改善雅典：1931年 美国修复雅典广场 ※ 怡似往日岁月帝国大道，罗马：1924年 ※ 和平祭坛，罗马：1938年。奥古斯都的阴影 ※ 纳米湖上的舟船：1927—1944年。昔日的灰烬 ※ 弥诺斯文化后记：考古学的缩影

引言

站在尼罗河上游底比斯西边的峭壁上，只需随意一瞥，一幅有着200万年历史的风景画就会展现在您的眼前。在河流的东岸，一排排饭店的霓虹灯闪烁不停，欢迎着国际宾客们的到来。在西岸，仅半英里之遥的沙漠中，可隐约看见几处浅浅的壕沟，法国的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掘出了地球上最古老的燧石取火用的手斧。在饭店和壕沟之间矗立着巨大庄严的国王拉莫斯三世庙宇，在高高的墙壁上有一幅仍然流光溢彩的收割图：伟大的拉莫斯正站在田间，用一把闪着金光的铜制小镰刀收割果实累累的小麦。像大多数出土的古埃及随葬器具一样，这把镰刀的设计年代也比法老时代要早得多。已知最早的一些工具是在大约公元前11世纪制作的，这些用木头或骨头制作的工具都配有细小的用于切割的燧石。通过显微镜观察得知，这些被考古学家们称做细石器的燧石，其上面的“镰刀式光泽”是因为不断切割野生小麦的秸秆而形成的，这说明早在农耕时代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已经有了小麦收割。

无论是拉莫斯三世还是他宫中的任何人，根本无法知道今天的这些考古发现，正如他们根本无法知道法国的考古学家们会在他们庙宇背后的沙漠里的浅浅壕沟里发现200万年前的手斧。然而，他们的确知道，在他们的国家存在之前，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即工具不是由青铜制成，而是由燧石、木头或骨头制成，而他们精心准备的仪式活动与这些远古时代本身有着一种深刻的延续关系，这构成了宇宙时光的昔日和今日。

人类的创造活动固定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之后，尤其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出现之后，我们与原始祖先的那种直接的、并不复杂的纽带关系便给砸碎了。在考古学兴起之前，西方历史的跨度几乎未能超过圣经故事和古希腊神话的范围。大多数西方人当然相信《圣经·创世纪》所记载的历史，他们相信人类是从诺亚的后代直接传袭下来的，而诺亚的后代们像先前的亚当和夏娃一样，非常完美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注定就是要不断开发和享乐的。

这些并不是一种苛刻信念的不可思议的教条。这也是为了学术思想的方便。从圣奥古斯汀到斯塔尔夫人、贝多芬和乔治·华盛顿，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把人类历史向未知的过去领域延展的意义，因为好像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那遥远的过去。在考古学时代到来之前，西方的知识分子认为，人类有5000年的历史，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命没有多少干系。人类的历史很方便地被包含在几千页的印刷作品里，时间跨度大约是250代人，人类的整个历史就是在这期间发生的。这也许部分说明了为什么18世纪的欧洲人对自己在历史创造的顺序中的地位比我们今天有着更多的自信、更少的痛苦。

考古学改变了这一切。它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全人类最古老的一些祖先；它给地球上每个民族提供了长达几千年的先前未知的一段历史；它以科学和完全崭新的叙事方式叙述了时间的延续和演变，其广度和深度是任何一位法老连做梦都未曾想到过的。我们整





上图：

上面这幅地图显示了本书中讨论到的一些考古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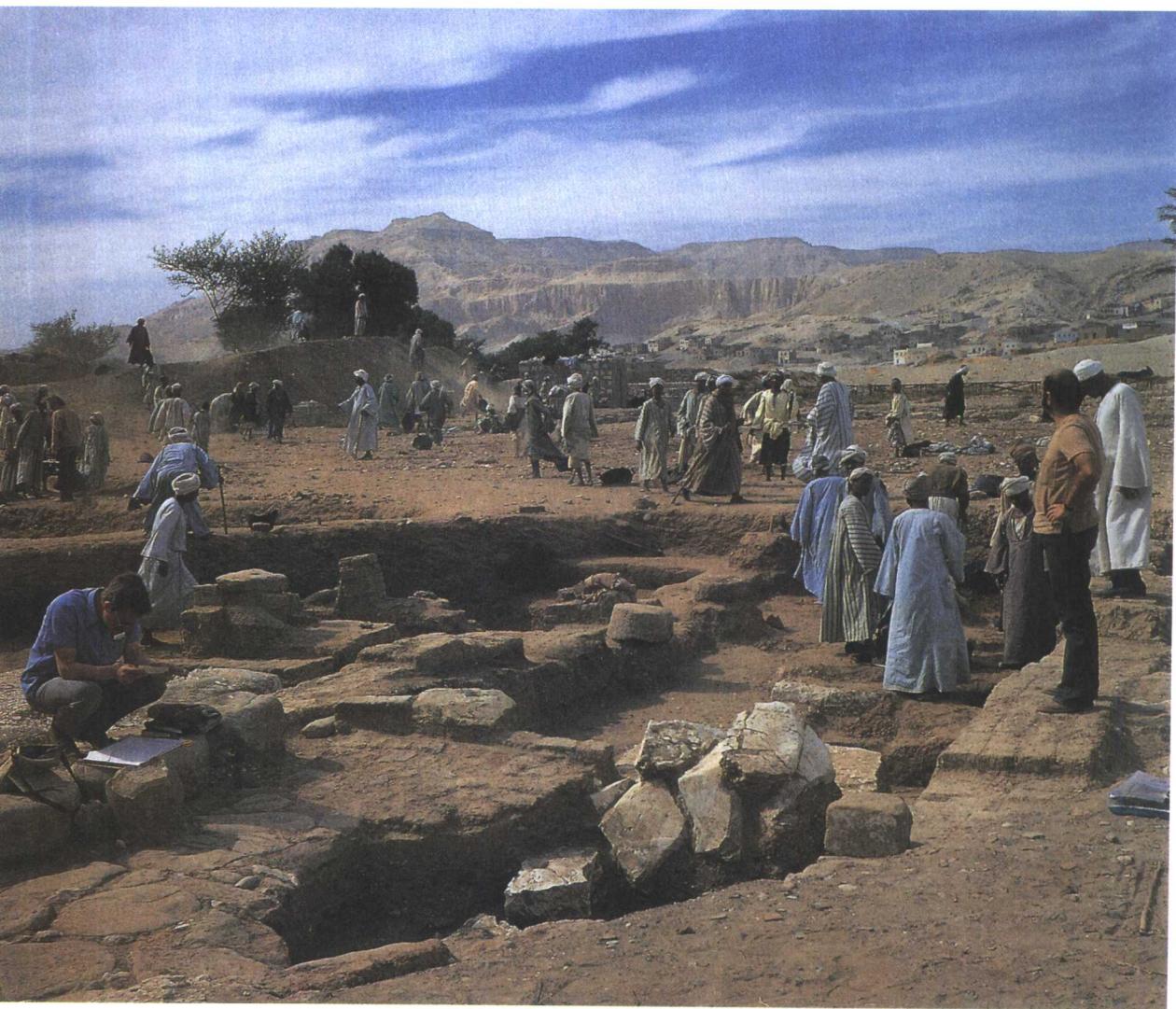
第6页：

循着考古学家的足迹发掘。照片上的埃及工人正在发掘一座实验室的废墟，该实验室曾在19世纪最初10年发掘“国王峡谷”期间使用过。除了一些报纸碎片和许多个人痕迹外，工人们还发现了好几百块碎玻璃残片，这从一个独特的方面反映了“国王峡谷”的考古历史。

个人类也因此而被改变了。乍一看，考古学家们好像是一些不伤害任何东西、很烂漫的人，在过去的遗迹堆里摆弄这、摆弄那的，而实际上，他们从事的是一项难能可贵的事业，这事业有能力、有权威改变人们对自身、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看法。因为通过对古代废墟的精心筛选，考古学家们可以确定出我们的身份特性。这或许道出了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国家政府愿意投入这么巨大的资金，把18世纪欧洲绅士们的观点转变成一种复杂的现代科学；考古学直接活跃了大众的想像力。

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给考古学本身提供一部历史：阐述其中一些考古发现者、科学家和幻想家的中立态度，阐述他们给我们制造的一些神话和历史，并且道出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制造神话和历史。这么说来，这不是一部关于考古发现的故事集，而是考古学本身的历史。考古学诞生于简·奥斯丁时代¹ 主要地点在欧洲和中东之间是一群富有激情的实干家，包括军人、学者、乡村地主、勤劳的殖民者、祭司、建筑家和政治家等人物，把一项单纯的娱乐消遣变成了一门世界范围的科学。

这是一个很少有人讲过的故事。因为不能够讲述核物理历史、汽车历史以及英国的国王和女王历史那样，把考古学的历史也串成一条单一的、简单的故事发展线索。因为考古学不是、从来就不是一门单一的学科，而是技巧和科学的复杂结合，是用怀疑不定



的历史解释粘连在一起的。考古学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格林·丹尼尔曾经把这门学科描述为“手工艺加科学”。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各种各样的考古残片、昔日的珍宝和遗迹都分门别类地收藏于各种馆所，包括私人艺术展室、公共图书馆、自然历史博物馆、教堂、寺庙、国家珍宝馆以及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博物馆都有收藏。

不能为了方便的缘故，把考古史分成单一国家或单一文化的分散故事。这会遗漏掉那些神秘的历史事件，因为从某一种文化的发掘中获得的知识往往与另一种文化有着相互交叉的关系，有时还会具有惊人的结论。正如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古代史一样，它也有自己的考古史，而所有这些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

左图：

20世纪70年代，设在埃及的德国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上埃及地区的底比斯发掘法老塞蒂一世的殡葬室。当地村民们以传统的方式使用农具清理松散的渣土，旁边站着的是监督工作进程的几位考古学家及其监工。幸存下来的建筑物和随葬品在被挖出来时便进行登记和测量，然后由排成队形的劳工们用传统的埃及竹筐把渣土运走。

不过，像所有设计得较好的迷宫，都有直接通向中心的路径。诞生于19世纪西方的考古学在其内部始终有几个永恒不变的主题，这些主题就像节奏不变的击鼓声，自开始以来一直萦绕着、激励着考古学，而且直至今天仍然如此。

考古学的普遍性主题中有大多数与目前萦绕在这一职业上的流行神话没有多大关系，这些神话是诸如海因里希·施里曼和霍华德·卡特等考古学家们自己杜撰的，然后由印第安纳·琼斯的节目撰稿人不断编织出来的。不过，正是这些潜在的神秘主题才是真正充满激情的根由，驱使着一批又一批男男女女们进入美洲的热带丛林，来到英国的多塞特伪造仿古的头盖骨，然后带着一把锉刀、一架照相机和一个指南针便乘船从欧洲来到了中东地区。

本书分五部分，每一部分阐述了考古学上这些基本主题的其中一个方面的历史：搜寻地下埋藏物；搜寻人类及文明的起源；搜寻古代文字作品和经文的真实性的“科学”证据；以及不断地继续搜寻每一个现代民族、每一种现代文化的古代谱系。另外，还有一个普遍来说始终比其他所有问题都更重要、反复出现的问题：“我们的祖先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自己的考古学生涯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在底比斯西边那座同样宏大的国王拉莫斯三世庙宇里开始的，当时正在临摹那座庙宇的门径上方的一幅浮雕画，这幅最精致的浮雕反映的是古埃及王室内官的生活。那是一个寒冷的春日上午，成群的麻雀在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当我正在休息，懒洋洋的、昏昏欲睡时，我的老板兼同事突然双脚跳起，嘴里嘟哝着什么，朝着我们喝茶时一直无精打采地凝视着的一堵断墙走去，这位考古学家双膝跪地，嘴里一直念叨不停，先是难以置信，然后是欣喜若狂的表情——他正用他那副双焦透镜的下半部审视着石头上的一幅支离破碎的浮雕。

那天上午就我们俩在那座庙宇里工作，所以，这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弗兰西斯·尼姆斯博士只好对着我这一位全然无知的听众就他的发现作了一次即兴演讲。根据我的记忆，他当时发现了浮雕中的一个细节，该细节显示了古埃及晚期的一位法老正在举行一种神秘的远古时期的仪式，而许多学者以为这种仪式在更早的时期已经绝迹。尼姆斯的偶然发现永远改变了他对那种仪式的目的及意义的看法。

这是我在考古学方面的真正的第一堂课：历史或对历史的解释，不是固定不变的。最为远古的过去以及我们对它的理解，始终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中，考古学便是那永无止境的探索发现的过程。

约翰·罗梅尔
2000年于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埃奥拉





第一部分

走进过去

* 海格拉内姆码头：1980年 *14

* 海格拉内姆剧场：1736年 走进过去 *16

* 那不勒斯：1763年 欧洲被迷住了 *20

* 哥本哈根：1816年 整理没有年代的历史 *24

* 丹麦：1836~1886年 沃尔萨的神秘墓冢 *27

* 哈尔斯塔特：1846年 白色金子与饰针的历史 *31

* 底比斯：1881年 皮特·里韦斯的“最后日期” *34

* 克兰布恩狩猎场：1880~1900年 与达尔文不谋而合 *36

* 皮尔当：1912年 遗失的环节与道森的早期人类 *42

* 韦泽尔河峡谷：1863年 拉尔特和克里斯蒂排列的人类祖先 *44

* 阿尔塔米拉：1879年 一段没有想到的历史 *48

* 卡梅尔：1929年 新石器的革命 *51

* 洛斯阿拉莫斯和芝加哥：1947年 艰难时期 *54

* 利基的莱尔托里：1976年 走出非洲 *57

* 尼斯：1880~1980年 在户外与过去共进晚餐 *59



海格拉内姆码头：1980年

1980年，正在古海格拉内姆进行发掘活动的一批意大利考古学家发现了新的证据，证明1900年前的那次大灾难使那不勒斯海湾半数以上城市在阵阵可怕的火山灰和流淌的熔岩的袭击下毁灭了。灾难是在晚上降临的，来得如此突然，许多公民在不知不觉中就死在了床上。不过，有好几百人可能是被海湾上方高高的维苏威火山的爆炸声惊醒了，逃到城市的码头边，但在这里，飓风般猛烈的灼热毒气还是夺取了他们的生命。

在附近的古海滩上，离现在海边半英里的地方，在坚硬的火山浮石下方7英尺处，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艘倒翻过来的沉船的遗迹，里面全是尸体。在船尾，是一名男子的头盖骨，他的骨头有扭曲的现象，可能是他一生都在驾驭沉重的船桨的缘故。这是一名活生生的“卡戎”²当时正满载着他的最后一船乘客逃离那座死亡之城。



上一页插图：

这幅19世纪的照片展示出庞贝城的街道再次耸立在那不勒斯的阳光下，背影是威严的维苏威火山。

左图：

20世纪80年代早期，意大利考古学家在海格拉内姆城的一处码头旁边的地窖里发掘出了成堆的尸体的骷髅，这些尸体是在公元79年8月24日、星期二那天倒下的。

右图：

这一幅人物组图长期掩埋在火山灰和熔岩中，后来从海格拉内姆城一座古代房子里的抹了灰泥的墙上切割下来，它展示的是一位罗马家庭主妇和两名年轻的女孩（也许是她的两个女儿）以及一名女仆（可能是一名家奴）。这一类图画让人们生动地看到了18世纪的欧洲这座小城的生活世界，其遗存的废墟当时正逐渐地从维苏威火山坚如磐石的熔岩中发掘出来。



一名中年妇女躺在码头边。她是从一处高地坠落下来的，很明显死于维苏威火山爆发后所引发的地震。尽管她坐下时卷曲着身子，减缓了冲击力，但她双腿碰到地面时向上产生的反推力太大了，竟使得她双肩的骨头都断裂了。两条华丽的皮带、一把军刀、一小堆硬币，可以断定旁边的一具尸体是一名罗马士兵，这是难得的一具罗马人尸体，因为罗马社会通常实行尸体火化。他是一名体格强壮的骑兵，大腿上有一处伤，由于下巴骨也碰伤了，3颗门牙被磕了出来。

在码头旁边的一间储藏室里，好像是一家人的一起：3名男子，4名妇女，还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是3岁的孩子戴着金银首饰和珠宝耳环，另一个5岁的

孩子急需去看牙医。在他们旁边是一名年龄更大的女孩的尸体，她还在摇着摇篮中一名穿金戴银的小婴儿，她的牙槽情况表明她在很小的时候曾差一点死于疾病或营养不良，她纤细的骨头上的伤痕也表明她曾受过很长时间的苦、干过很繁重的活，她可能是一名家用女仆，在两千年过去之后，还在照看着她主人家最年幼的孩子。

这是古代生活的默默无声的写照，是真正的历史画面，是生活，而不是死亡，深深地躺在地底下。



左图：

海格拉内姆城古老的海滨别墅鸟瞰图。由于后来的火山活动，海水现在退到了半英里之外。古城的废墟直接联系着最古老过去，掩埋在约70英尺的坚硬浮岩下。今天，直接耸立在废墟上面的是雷西纳镇，现在重新命名为埃科拉诺镇，以纪念这位考古先驱。

海格拉内姆剧场：1736年 走进过去

现代考古学开始于意大利埃科拉诺的科索雷西纳123号，离海格拉内姆古代码头只有几百码远。为了19世纪旅游业的需要，人们在一些巨大的竖井的入口处修建了一排排宏伟的建筑。这些竖井早在18世纪40年代就开始有人在挖了，因为当地人知道，在深深的地底下，在古代遗留下来的灰色的火山浮石下，埋藏着许多古代的大理石。

当然，早在那之前，欧洲有十几个国家已经在开始研究和收集古代遗迹了，并且向地下挖掘，希望发现更多的东西，还有一些人在研究废墟和碑文。实际上，在世界各地一直都存在着历史学家和古玩收藏家。已知最早的博物馆编目分类是在11世纪的中国，那里有一种喜欢对旧的和古代的东西进行鉴别和收藏的古老传统。不过，一直没有人对这些东西进行综合研究，人们只是乐此不疲地在寻宝，没有想到要从默默无言的地底下来梳理历史上的人和事以及生活方式。

早在1705年，在科索雷西纳的一口井边，终于开始了一次考古挖掘活动（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商业性的寻宝活动）。当时，这块土地的主人是奥地利的一名骑兵军官，他命令他的工人们漫无目的地挖开了一系列竖井，想找到埋在火山浮石下的古代石碑。1736年，西班牙波旁王朝的一位王子查尔斯刚当上国王，便带着他的德国王后玛丽·阿马丽亚来到那不勒斯，统治该地和西西里岛王国，他买下那位奥地利军官的土地，构成了他的皇家狩猎园林的一部分。

查尔斯的宫廷早已知道奥地利军官的秘密开采行动了，事实上，他的王后还在德国